

手拿奶瓶 的男人

你說非常愛花，卻從未見你為花澆水施肥；那麼，你將如何證實這份愛？

顏崑陽 著



手拿奶瓶的男人 / 顏崑陽作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：漢藝色研出版；[臺北縣]中和市：三友總經銷，民78
面；公分. -- (散文集合；30)
ISBN 957-622-013-0(平裝)

855

82004226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散文集合30●

ISBN 957-622-013-0

手拿奶瓶的男人

作者／顏崑陽

法律顧問／謝天仁律師

發行人／程顯瀚

總經銷／三友圖書公司

總監／林蔚穎

地址／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

責任編輯／呂月玉

電話／(02)2405600 2405707 2482395

編審／張榮森

傳真／(02)2409284

美術編輯／陳正弦

登記證／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

出版者／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初版／中華民國78年11月

製作部／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初版二刷／中華民國82年7月

電話／(02)7031828 7057118

傳真／(02)7024333

劃撥帳號／0788033 5

定價／新台幣130元

手拿奶瓶的男人

文 / 王尔德 图 / 王尔德

目錄

蠹魚的告白——代序	6
第一卷 思舊賦	
思舊賦	12
蒼鷹獨飛	28
車輪輾過的歲月	36
歸鄉遲遲	44
水井邊的女人	50
故鄉那條黃泥路	56
養 蚬	64
掌上風霜	70
一首不知名的歌	72
他影響了我一生	76

小 蘭	80
花落春猶在	86
你是你自己	9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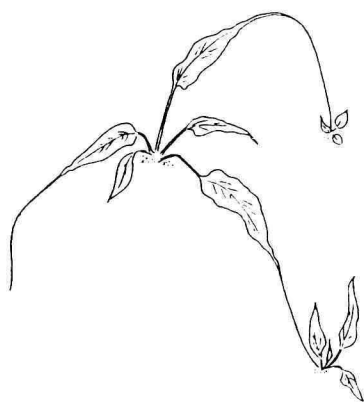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卷 手拿奶瓶的男人

另一種男人	98
手拿奶瓶的男人	114
麥田裏的烏鴉	126
親子三帖	132
成爲完整的人	138
愛不是絕對無罪	140
做爸爸的本事	142
像母親一樣失眠	144
大事？	146
童 趣	148

愛，有時必須忍心.....	150
快樂，不只因為收穫.....	152
婚姻牌桌上的賭徒.....	154
最昂貴的化粧品.....	156
與他同行.....	158
在幻想中捏造自己.....	162
附錄：文學隨想錄.....	166

目
錄

5



蠹魚的告白——代序

走在重慶南路這條書店街的廊下，人很擁擠，也很淡漠，擦肩而過，也不必有什麼反應。

我有些茫然，心中只流盪著一個念頭：不再寫書，不再寫書了。而我剛逛過幾家很大的書店，有一種被書海淹溺的惶懼。

這種感覺、這種念頭已不是第一次；也記不清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每當逛完幾家大書店，便有這樣的症候了。我佇立街頭，因過多的「書」而反胃作嘔，一如暴飲暴食之後，捧著肚皮的孩子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為「書」而饑渴。詩，是我無法戒除的嗜好；因為在書攤上發現一本「唐詩三百首」而欣喜若狂，掏出不容易攢聚的幾個零用錢，買回家日夜誦讀，如享佳餚。又有一天，朋友購得一本破舊的「幽夢影」，已絕版。當時照相館影印一張要五、六塊錢。我實在太嗜愛這本書了，只好手抄一遍，並加上自己的批語。

二十多年後，這樣的書已滿街都是，而且印製得非常精美，一如所有被妝扮

俏麗的商品，站在櫥窗中去媚誘金錢過剩的人們。我卻不知道，究竟有多少人嗜愛它封皮之內的真諦，如饑渴者之企求飲食。

當人們已不確知什麼才是最有價值的東西，富足便未必是一種福氣了。

我愛書、讀書，因此也就難以自棄地成爲一個寫書的人。十五、六歲，因爲如潮的情緒而去寫古典詩。十七、八歲，因爲想賺學費而去寫武俠小說。十九、二十歲，因爲總有些話要說而去寫散文。然後，人世看多了些，就寫起短篇小說來。如今，書讀多了，寫學術論文，又變成另一種滿足知性思考的嗜好了。

站在大書店中，我真的有一種被書海淹溺的惶懼。作爲一個以讀書爲業的人，我害怕地想到，讀了三十多年的書，竟然只如向滄海取一杓之飲，要什麼時候才能吸盡所有的水。當我想到莊子曾云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，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」，便爲之頹然；再多讀一本也不爲多，少讀一本也不爲少。甚且，眼前之書已如煙海，而寫書人及印書人卻仍然每天以細菌繁殖般的速度，製造更多的書。我不禁爲之反胃作嘔，第一個念頭是不再讀書；但轉念再想，對我來說，不讀書，活著還有什麼意義。唉，還是讀吧！只是今後定將有限的生命，去讀幾本真正的好書，其餘就當它是書海中的垃圾吧！

作爲一個寫書的人，我又害怕地想到，寫了那麼多書，究竟有幾人讀它！我站在書店內，如海中尋針一般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所寫的書。它被擠壓在書縫間，等待慧眼，也不知歷經多久的日子了。我不禁頹然想到，古來究竟有多少書，自從寫成之後，便淹沒在浩瀚的書海中，無人側顧它一眼。唉！這種寂寞，恐怕連鉛字都會爲之腐滅吧！我彷彿看到自己站在櫥窗中，赤裸著軀體，一如沒有任何包裝的商品；而廊下的行人很擁擠，也很淡漠，沒有誰佇足瞟我一眼。此刻，我心中只流盪著一個念頭：不再寫書，不再寫書了。

等到我回家，坐在書房中，卻又開始爲自己找尋一些寫書的理由：

一個聲音說：寫書可以賺錢呀！但另一個聲音卻說：呸！一本書，幾萬塊錢的版稅；想賺錢，還是搞股票、房地產去吧！

一個聲音說：寫書可以出名呀！但另一個聲音卻說：呸！你到市場去買菜，看誰認識你？想出名，還是上電視去幹小丑吧！

一個聲音說：寫書可以改革這個社會呀！但另一個聲音卻說：呸！呸！呸！呸！那些嗜好權位的傢伙從來都不讀書，誰睬你寫了什麼大道理；要改革社會，不如搞街頭運動去吧！

那麼，我還有什麼繼續寫書的理由？我頹然、默然很久很久，卻突然感到一種從心田裏湧上來的衝動，禁不住抓起筆來，又開始寫書，我寫著：

前生，我是一隻蠹魚。

嗜書，註定是沒有藥醫的天性！

如今，我又寫成一本書，叫它作「手拿奶瓶的男人」。寫它，只有一個理由——比起炒股票、賭六合彩、搞權力鬥爭，這還算是一種不壞的嗜好！

頹然
寫

《第一卷》

思
舊
賦

思舊賦

序 曲

如果說，求新是一種通變的智慧，那麼，思舊便是一種忠實的情感。通變，能使人進步開展，但有時也可能併發「絕情」的病症。將掃把、垃圾桶、鍋刷，甚至壁紙、沙發換新的，應該不會被誰責怪吧！然而，如果連父母、兄弟、好友、妻子，也任意換新，即使不被指為瘋子，也得擔上「絕情」的罵名。這樣說來，我們的生命中總也該有些不宜新、不宜變的「舊貨」，讓我們生生世世去固持、去懷想吧！

活在這日日求新通變的社會裏，總是經常有一種必須被迫得去丟棄什麼，也被什麼丟棄的戰慄；誰都不永遠屬於誰。在現代社會辭典中，已經翻查不到「永恆」這個詞彙了。在現代的家庭中，已不容再有那種鏤印著祖孫數代的手紋，澆灌著祖孫數代情感的物事了。摩登、流行，一切講求的就是新、新、新。一旦，即連那些不宜新的「舊貨」，也想求其新，那麼我們的存在，就將變成一紙必然會被換去的春聯。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這是現代人的幸或不幸，誰知道！

你難道就不肯懷抱那些思舊的情誼麼！

我並非固執守舊到不知求新通變的人。然而，在生活中，我總喜歡去懷想一些早被光陰的激流淘盡顏色，甚至吞沒屍骨的物事。同樣的，我也喜歡那種肯懷舊的親友，因為他們的心目中不會將我當作棄之而無憾的敝屣。

日子一天天地過去，眼前的人色物態也不斷地換易。流水昨日，明月前身。我們無法讓什麼常住不遷，然而誰又能禁止我們對過去的懷想！

藥罐·母親

我已不能確實記清母親年輕時的種種模樣，也不很注意母親是什麼時候開始老去。在一個冬天的午後，爲了我的病，母親搭了老遠的車子，攜來幾味從祖父手上傳下來的草藥。

慇懃的，我斜躺在客廳的長沙發上，半閉著眼睛。朦朧的眼光投射過廚房的門口，我依稀看到母親削瘦的身影。從廚房後窗映進一片熠耀的陽光，浸沐在陽光中的母親，更顯露了她的蒼老。她剛健婀娜的身軀彷彿日漸在萎縮著，頭髮也日漸稀疏而枯乾。我有些恍然地睜開眼睛，更清楚地看見飄浮在陽光中的塵粒，

忽現忽滅。

母親在廚房裏淘洗著藥草，淘洗著藥罐。曬乾的藥草，呈現一種古舊的黑褐色。陶製的藥罐，經過長久的熬煮，也展佈著細密的裂紋；這一切都讓人感到那樣的熟稔。洗完藥草、藥罐，然後扭開瓦斯爐，開始熬起藥來。母親熟練而專心地做這些事，彷彿在溫習著一些養兒育女的寶貴經驗。此刻，她除了擔憂我的疾病，或許更有一份身為母親的重要感吧！兒子啊！不管你如何長大，我如何衰老，你總還是不可缺少母親的照顧哩！

「可惜，沒有泥罐，沒有炭火！」她在廚房嘆息著。

唔！藥草、藥罐、泥罐、炭火，再加上母親，這是一幅怎樣讓人懷想的圖像！我輕輕閉上眼，心靈展開想像的雙翼，彷彿飛回二十多年前，一個窮僻的小村莊。

我俯臥在床上，胸腹間緊墊著一疊老舊的棉被。劇烈的胃痛，使我緊咬著牙根，然而還是不斷地自牙縫迸出聲聲呻吟。床前，猶然年輕的母親半蹲半跪著，手上急促地搖動一把竹皮編成的扇子，將紅泥小火爐中的炭火搨得熊熊燃燒。爐上一只老舊的藥罐，烏黑的煙垢已累積了多少母親為兒病而憂苦的歲月。

「就快好了，就快好了，忍著些！」母親更加急速搨著爐火，不時地抬起頭

來，用焦慮的、溫柔的、關懷的眼神望著我。在蒸騰的煙灰中，我看見母親頰邊滾落的汗珠。

那個年代，我們村子裏只有兩個醫生。一個是祖傳數代的中醫，一個是到城鎮去當了幾年藥局生，學會打針配藥，就回來自己開業的西醫。他們都無照，但當時倒還不必秘密行醫。不管如何，他們是村民面臨病痛時僅僅能夠求助的對象。母親就在這樣的環境中，將她幾個多病的兒子養大。

直到今天，我還不明白那時候為什麼會患了如此嚴重的胃病。大約相隔不到兩個月，便發作一次。那是一種穿胃裂肚的劇痛，而且一痛便好幾天，什麼東西也不能下肚，連藥都吐出來。母親憂急的到處求醫問神，聽到什麼方子，就滿懷希望地弄給我吃；即使再奇怪再稀罕的藥材，她也會想盡辦法去尋求。然而，一次希望之後，總是接著一次失望。而一次失望之後，她又再追索另一次希望。從來，她有的只是憂慮，只是關懷，只是奔走，而沒有厭煩，沒有漠視，沒有倦怠。

有時候，在整個村莊都已沈睡的深夜裏，我無助地呻吟著：才要打半個瞌睡的母親，又被驚醒，她把昏暗的臭油燈捻亮了些，坐在床緣，用一種彷彿向諸神哀告的眼神，默默地注視著我，右手則不停地在我的背上推拿。「我背你走走，